客座贅語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客座贅語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海忠介公

海忠介公為南右都御史，風猷肅然。與李敏肅公管察事，秉公持正，即權貴關白，略不少徇，留都清義，因之愈重。一日因送表，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，孝廉家屋極壯麗，憚公清嚴，聞其來，盡撤廳事所陳什物，索舊敝椅數張待之。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徹樂之風。公每出行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，婦人童孺咸歡呼鼓舞，即司馬溫公之入汴，不是過也。其初來蒞任，止攜二竹笥箸，舟泊上河，人猶不知。嘗病延醫入視，室中所禦衾幬皆白布，蕭然不啻如寒生。後薨於位。以如是人品，乃一給事中從臾，一督學御史以柱後惠文彈之。嗟乎，坐烏臺中嗬佛罵祖者，豈獨一張商英哉！

東橋先生友誼

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，與東橋先生友，視子新猶子也。南原公逝，子新一日笞莊戶，邂逅致死。子新懼，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，告曰：「吾遘人命事，將遠遁，以吾妻累叔父。」先生曰：「毋遽爾，我為若解之。」秉燭作書數函，亟遣人投於當事者，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。公愛子新之才，廳事書室中屏幛，必子新之詩與字，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，先生曰：「不然，子新詩才實高，其書真度越流輩耳，蓋欲為之延譽也。」又

人有丐先生文者，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。而子新多狹邪遊，得即費諸倡家，赤貧如故。先生雖知之，終弗倦也。余內舅少冶王公為先生門下士，親為余言如此。

子新字

東橋先生寄子新《過秦樓詞》云：「虎臥天門，龍騰鳳閣，書法王家原妙。畫爛衣襟，磨乾池水，透得舊來關竅。更狂僧醉聖，探奇掇雋，從橫顛倒。愛青年方盛，高名起，萬人稱好。歎拙手勉強挑戈，依稀撥鐙，那識就中天巧。欲取金丹，並攜《洛賦》，予細從君論討。只恐揮毫遲留迅疾，肘腕不禁哀老。判千金買紙如山，倩渠長掃。」又跋其所書《蘭亭卷》云：「吾國王子新英年遹起，遂擅海內書名。或者議其真書稍肥，余謂莊重沉著，脫去佻巧，獨得鍾、王遺法。」賞愛為極，其為之標譽如此。

曾大父釋盜

曾大父方竹府君，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，仰面見樹上棲一人，喟問之，其人懼而墜地，匍匐不敢起。府君頫視之，鄰家子也，慰撫之曰：「爾雖貧，柰何為此。爾第歸，質明來，當有以濟爾。」翌日密與其人錢粟去，終不為人言。後病易簀時，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：「人不勤苦自立，一旦饑寒迫身，斯為所不可為者有矣，如我所遇鄰家子是也。」因具言其事。徵其姓名，卒不答。曰：「爾輩第臆為戒可耳，何用知若人。」此與王辟之《澠水燕談》曹州於令儀事正同。

天上見龍

沈頤貞先生，名九思，舉嘉靖癸卯鄉試。上公車日，其父早起送之，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，見空中有龍，天矯而行，頭角鱗鬣，分明畢見。懼而潛於道傍屋簷下，須其過乃出，時以為瑞。已而頤貞卒於京邸，龍乃咎徵。曾見占候書，李衛公望江南云：「凡出行遇水族蛇虺之屬，多不吉。」此非其類耶？

馬文璧竹枝詞

楊廉夫《西湖竹枝詞》一卷，所載名士甚多，中載馬琬，字文璧，秦淮人。自少有誌節，詩工古歌行，尤工諸畫，皆其天姿之所出也。其《竹枝詞》曰：「湖頭女兒二十多，春山兩點明秋波。自從湖上送郎去，至今不唱江南歌。」頗見婉麗，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，

惜它作不多得耳。

姚敘卿先生

姚敘卿先生年二十餘，舉嘉靖丙辰進士，官太守。再出，以事忤江陵意罷歸。優遊里中，垂三十年，以詩文書法自娛。所著有《錦石山房稿》，其文不事谿刻，而清真恬淡，類其為人。詩亦與文埒，字結構師歐陽詢，勁媚遒雋。家富而工賞鑒，所儲古畫、鼎彝之類甚夥，屋室花石，雅致獨絕，一代之偉人也。嘉靖乙卯，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，余以通家子侍先生，最蒙賞譽，嘗為詩贈餘，以貢赴試闕下，今猶藏之笥中。

畫品補遺

《金陵鎖事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，然尚有數人焉。宋臣，字子忠，號二水，善畫山水人物，遠宗馬遠、李唐，近效戴進、吳偉，極妙臨摹，元、宋名筆，皆能亂真，載《圖繪寶鑒》。又有朱希文者，善畫梅花，與林旭同時，見陳中丞鎬《金陵人物志》。陳別駕鋼，號遲宜子，善畫蒲桃。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畫，所作蕃馬，峭勁如生。萬曆中，王元燿者以貲郎官四川藩幕，善畫，從文氏父子入門，後學郭熙、巨然、倪迂等，皆有其家法，鑒畫亦有獨見。舊院妓馬守真，號湘蘭，工畫蘭，清逸有致，名聞海外，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。

夢徵

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，正月初一日抵徐州，旅舍夢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，曰：「六個錢作狀元。」覺而意之，必已中二甲前，其六人前，乃狀元也。已中會試第四十名，而孫公繼皋第三十三名，為鼎元，相去恰六人，其巧合如此。

水異

萬曆戊申夏，大雨駢作，江水泛濫，從來所未有也。張韞甫為余言：鼓樓旁有園丁，以篛篷苫靛缸，一日偶揭視之，見靛上有一龍蟠曲之跡，鱗甲爪鬣；纖悉畢具。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，一葦席浮至。近視之，上有小兒坐木車中，生可數月耳，葦席下群蛇蜿蜒，蟠結負之。漁人遂收此兒，育為己子。

崔老數學

嘉、隆中，老學究崔自均者，焦太史先生之親也。善起觀梅數，多奇中。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，崔占之曰：「某日出案，則第二人。如出某日，則第一矣。」已而果第一。詢之，則某日前原是第二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。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，甫入門，值崔送客出，已入，向先大夫曰：「得毋為科第事來乎？不必占，吾已得公數矣。必中無疑，第名次在榜後耳。」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。不知崔所挾何術也。

鐵塔寺

鐵塔寺，劉宋名延祚寺，宋之正覺寺也。王荊公嘗於寺西作書，院有軒，名撰龍。法堂西小室為宋高宗元懿太子薨攢宮。《金陵志》稱建炎三年三月，苗、劉兵變，四月，高宗復位，幸江寧府，駐神霄宮，改江寧為建康府。六月，立薨為太子。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，太子得驚疾，遂不起。高宗立斬宮人，權厝於寺。按此所紀甚詳明，太子固以疾薨也。劉後村詩：「細認苔間字，方知鑄塔時。不因兵廢壞，似有物扶持。古殿人開少，深窗日上遲。僧言明受事，相對各攢眉。」蓋野史載張魏公因苗、劉偽立太子事，並其乳母生瘞之。高宗晚年無子，深以為憾，有「寧死不用張浚」之語。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，方冊明受為太子矣，立而又何為殺之？且兵變在臨安，非建康也。乘輿反正，冊立東朝，太子稚幼無知，魏公何忍為此？羅景綸《鶴林玉露》載之甚具。信乎，其為齊東野人之語矣！

永慶寺

永慶寺有磚塔五級，相傳為梁永慶公主所造。考前誌俱不載，元人《金陵新志》第載永慶禪院耳。而於紀烏龍潭下注云：「在永慶寺前，其專名之為寺，不知自何時。」《梵刹志》云：「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賜額，此寺所由名也。人言寺基舊廣甚，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，東至北門橋。」又云：「倉中有石碑，今不知所在。寺南有謝公墩，正在冶城北，為李太白所詠處。」

書品補遺

《瑣事》載金陵前輩書法，亦有遺者。國初劉中翰理、子素、孫良，三世能書，皆官中書舍人。羅參議麟，明敏善書。劉千戶蒼，能為趙松雪書。沈休齋鍾書遒勁，盈尺竟壁

無傾斜。朱參議貞，幼工楷法，晚變為行，益妙。陳自庵欽字工，人多珍愛之。黃珍書學徐九峰，能亂真。陳別駕鋼，號遲宜子，書法褚河南，所摹《蘭亭》奕奕有致，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、玉簪花瓣，子太史沂手背而為冊，至今猶存。王太守可大，行書法趙松雪，大數寸者尤佳，余有所書陶詩一幅，風神遒勁，上逼古人，今世不多見也。朱太守音，行書師鐵門限，圓媚流麗，翩翩動人。李明府登，行書學《聖教序》，結構不失，小篆學《嶧山碑》，於鍾鼎文尤妙，說者以為豐南禺之後一人。

自草墓誌

自草墓誌，示不求於人。自盧苑馬璧、黃吏部甲、楊太學希淳外，如王僉憲麟，年八十三，王太守可大，年七十九，皆自草誌，而太守之銘文尤為奇偉。許奉常穀亦自草行述。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，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。

吳公擇婿

周約庵尚書，父衛軍也，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，開小酒肆。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，常過吳交石尚書門。吳公目而器之，因許妻以女。一日召其飲，坐上果有藕、杏，吳公出對句云：「緣荷方得藕。」周公應聲云：「有杏不須梅。」坐客盡驚。吳公常語其夫人曰：「此子名位後當勝我。」已而果然。

仲衡厚德

丁仲衡璿有長厚名，舉永樂甲申進士，官至都御史。為主事時，御史張政過其門，適邏者來報，聞公失彘，今獲盜者，需公認。公曰：「吾家未嘗失也。」辭不往。政問故，公曰：「時禁，盜彘者死。寧亡吾彘，不忍其死也。」張歎曰：「公仁人也。」因薦起為御史。

仲衡為御史巡陝右，時有行人被酒，入察院侮罵，臬司皆不平，謂公宜劾奏之。公曰：「是醉耳，不足校也。」明日，行人果詣公謝罪，人悠然服其量。

家居進士為考試官

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，以親老耳疾，遂辭歸不仕。然嘗應天順己卯、成化辛卯浙江、

河南聘，典鄉試。於時，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，皆得為考試官。皇甫錄《皇明紀略》云：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。陽明先生為刑部主事，以病痊入京，為山東聘主鄉試。當時事例，固與今夐異矣。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，遂廢。

先賢著述

金陵前輩多有著述，今類堙滅，不恒遘見矣。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，其嘉靖以來，後裔尚有存稿，不悉贅也。湯參將胤勣有《東谷集》。蔣樵林主孝有《務本齋詩》、《樵林摘稿》。蔣慎齋主忠有《慎齋稿》、《金陵紀勝》、《續貂小稿》、《詩法鉤玄》。陶進士元素有《萬竹山房稿》、《史雋》、《華山雜著》。張文僖益有《文僖公集》。倪文僖謙有《玉堂稿》、《上谷稿》、《歸田稿》、《南宮稿》、《遼海編》。金太守潤有《靜虛稿》、《南山十秀集》、《心學探微》；子司寇紳有《雪心稿》、《青瑣獻納稿》、《江西巡視稿》。王公濬有《嘉遁子集》。吳進士呈有《石居遺稿》。童尚書軒有《清風亭稿》、《枕肱集》《海嶽涓埃》、《諭蜀稿》、《籌邊錄》、《夢徵錄》。沈僉事琮有《休齋稿》。朱參議貞有《息軒稿》。徐公遠有《居學齋集》。王參議徽有《辣齋稿》、《史疑》、《引笑集》。丁太守鏞有《石崖集》。金竹溪張有《竹溪集》。蔣侍御誼有《經緯文衡》、《續宋論》、《紀行錄》、《石屋間鈔》、《吹吷餘音》、《憨翁新錄》。姚太守黼有《休齋集》。任憲僉彥常有《克齋稿》。沈憲副鍾有《休翁詩集》、《思古齋文集》。倪文毅嶽有《清溪漫稿》。董學博宣有《青田雜錄》。吳尚書文度有《交石稿》。賀友菊確有《友菊詩集》。李僉事旻有《容庵稿》。金都憲澤有《容庵集》。李知府昊有《坦拙稿》、《謫居集》。徐參議缶有《石林稿》。王吏部鑾有《西冶遺稿》。陳都憲鎬有《矩庵漫稿》。陳學憲欽有《自庵集》、《海山聯句集》。王太僕韋有《南原家藏集》。金太守賢有《春秋紀愚》、《春秋或問》。黃長史琮有《宗說》、《求誌稿》、《行義稿》、《楚征行錄》、《青田稿》、《謫遊稿》、《郊城稿》、《嶺南日課》、《續課》、《東歸稿》、《乞養堂稿》。顧尚書璘有《國寶新編》、《近言》、《顧氏七記》、《浮湘稿》、《山中集》、《息園集》、《憑几集》、《登衡小記》。劉尚書麟有《清惠公集》。顧副憲栗有《寒松齋集》。陳太史沂有《翰林志》、《誨似錄》、《遊名山錄》、《晤言》、《詩談》、《拘虛集》、《維楨錄》、《畜德錄》、《存疾錄》、《詢芻錄》、《語怪錄》、《善謔錄》。梁尚書材有《端肅公奏議》。許山人陞有《嘉會齋稿》。徐山人霖有《端居詠遠遊紀》、《北行稿》、《皖遊錄》、《古杭清遊稿》、《麗藻堂文集》、《快園詩文類選》、《中原音韻注》、《什續書史會要》。謝山人承舉有《采毫錄》、《東村稿》、《西遊稿》、《在客稿》、《日得錄》、《廣陵雜錄》、《湘中漫錄》。沈封君琪有《雪壓詩》。王襄敏以旂旗有

《漕河撮稿》、《督府稿奏議》。周襄敏金有《上谷》、《榆陽》二稿。徐王孫諒有《居雲稿》。陳揮使鐸有《雪香亭稿》、《秋碧軒稿》。張揮使維有《青藜圖稿》。余侍御光有《古峰集》。史廷直忠、金元玉琮有《江南二隱稿》。李副使熙有《尚友集》、《明農稿》。張孝廉翊有《元名臣言行錄》、《宋臨奠錄》。顧居士源有《玉露堂稿》。陳參嶽鳳有《大事記》、《舟談》、《感遇篇》、《清華堂稿》、《摘存》、《欣慕編》、《宛地梓》。羅太守鳳有《延休堂漫錄》。高郡丞遠有《飲虹稿》。張憲副鐸有《秋渠詩》。司馬憲副泰有《蔭白堂稿》百卷。謝方伯少南有《河垣稿》、《謫臺稿》、《粵臺稿》。胡太史汝嘉有《沁南稿》。王太守可大有《三山彙稿》、《三山續稿》、《國憲家猷》。陳明府芹有《鳳泉堂稿》、《忠孝說義》、《子野集》。沈侍御越有《麓村詩草》、《韓峰隨筆》、《新亭漫稿》、《澶淵雜著》、《聞見雜錄》、《春秋傳集解》、《春秋分國便覽》、《宋史詳節》、《諸史撮抄》、《三黨編》、《藩鎮傳》、《詞譜續集》、《附餘》。金孝廉大車有《子有集》，弟大輿有《子坤集》。殷宗伯邁有《逍遙訣》、《山窗漫錄》、《懲忿窒欲二編》、《閑雲館野語》。金山人鸞有《徙倚軒集》、《蕭爽齋詞集》。許奉常穀有《奉常稿》、《歸田稿》。盧苑馬璧有《治漳備忘錄》、《關中集》、《雨山墨談》、《客窗閑話》、《東籬品彙》。李儀部逢暘、楊太學希淳有《李楊二子遺稿》。廖工部文光有《萬曆統天賦》、《玄夷集》。李明府登有《冶城真寓稿》。姚太守汝循有《錦石山齋稿》。黃吏部甲有《蟄南編年集》。李臨淮言恭有《貝葉齋稿》、《青蓮閣稿》。余學士孟麟有《學士集》。杜山人大成有《晞真集》。盛太學時泰有《遊吳雜記》、《遊燕雜記》、《大城山全集》、《玄牘記》。劉學博《士義》有《新知錄》。卜州守鏜有《三華館集》。鄭太守宣化有《成趣園集》。宋僉憲存德有《鴻雪稿》。管檢校景有《西浦稿》。向州守鱟有《二淮稿》。李經歷曉有《賓柳亭稿》。丁學博璽有《希山吟》。王隱君可立有《詩集》、《小程史》、《引睡集》。羅主簿燾有《淵泉集》。何參知汝健有《竹素園稿》、子參知湛之有《疏園集》，侍御淳之有《足園集》。方山人登有《半蒼軒稿》。盛文學敏耕有《軒居集》。殷郡丞康有《雲樓稿》。陳京兆時伸有《百篇詩》。倪明府民悅有《江上稿》。葛文學如龍有《竹護齋集》。陳文學弘世有《延之詩集》。

金陵人金陵諸誌

陳太史沂有《南畿志》、《應天府志》。徐髯仙子仁有《南京志》。劉雨有《江寧縣志》。李明府登有《上元縣志》，《江寧縣志》。集太史竑有《京學志》。陳太史沂有《金陵世紀》、《金陵圖考》。焦太史竑有《金陵舊事》。周文學暉有《金陵瑣事》、《續金陵瑣事》、《二續金陵瑣事》。王隱君可立有《建業風俗記》。陳中丞鎬有《金陵人

物志》。陳參議鳳有《欣慕編》。王太守可大有《金陵名山記》。陳太守沂有《獻花岩志》。金山人鑾有《棲霞寺志》盛太學時泰有《金陵泉品》、《方山香茅宇志》、《大城山志》、《祈澤寺志》、《牛首山八志》。僧海湛有《雨花臺志》。

南京諸誌

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，則《南部吏部志》、《戶部志》、《禮部志》、《兵部志》、《刑部志》、《工部志》、《通政司志》、《太常寺志》、《南雍志》、《舊京詞林志》、《光祿寺志》、《船政志》、《船政新書》、《江防考》、《後湖志》、《金陵玄觀志》、《金陵梵刹志》。

吳小仙

吳偉字次翁，江夏人，山水人物入神品，性戇直有氣岸，一言不合，輒投研而去。成化中，成國公延至幕下，以小仙呼之，因以為號。憲宗皇帝召至闕下，授錦衣鎮撫，待詔仁智殿。偉有時大醉被召，蓬首垢面，曳破皂履，踉蹌行，中官扶掖以見。上大笑，命作《松風圖》。偉詭翻墨汁，信手塗抹，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。上歎曰：「真仙人筆也。」偉出入掖庭，奴視權貴人，求畫又多不與，於是權貴人數短之。居無何放歸南都。偉好劇飲，或經旬不飯，在南都，諸豪客日招偉酣飲。顧又好妓飲，無妓則罔歡，而豪客兢集妓餌之。孝宗登極，復召見便殿，命畫稱旨，授百戶，賜「畫狀元」印章。逾數年，偉稱疾歸，居秦淮之東涯。武宗即位，召之。使者至，未就道，中酒死。子山從遺命，葬於金陵。

楊公文鑒

衡水裁庵楊公督南畿學政，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夭，無不奇中。所刻《崇雅錄》中，士子多為時聞人。癸卯試，瞿文懿公文拔第一，以為必中解元。及開榜日，人以試錄報，公迎而諭之曰：「若勿言，解元是瞿某否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公愕然，曰：「然則尤瑛耳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後以次占之，多不爽。次年，報會試者至南京，公時飲於許奉常家，亦先使人謂報者曰：「會元非瞿某，則勿報。」曰：「瞿某也。」公大喜，連舉大白亡算。嘗試應天，見李種卷，拔置前列而語之曰：「若文多揫斂，似胸中有悲苦事。」種對曰：「赴試時，適喪耦。」考童生首取趙衢，以其廔無夫裹之布，文獨諳典則故。後再試閱其卷，對之顰蹙，曰：「汝筆何甚蹇滯，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。」趙後僅廩於

庠，卒奪糈，壹鬱以死。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軼事，稱而慕之。後督學房寰至，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宮。

生殯

史癡翁常預出生殯，己雜賓客中，步送出南門，一時傳為奇事。萬曆中，齊府一宗人仿而為之，治喪七日，賓客往吊，命其婢妾號哭。慟者賞之以金，不則詈而撻之曰：「我在爾尚不哭，矧異日身後耶？」殯日極儀物之盛，己自乘筍輿隨其後而觀之。雖事出不經，要之達生玩世，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。

黃許二老人

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，年九十猶健飲啖，對客拜起如壯年，御女無虛夕，至九十六而終。人問其致壽之道，弗答。第聞其烹煉秋石，名曰「龍虎霞雪丹」，日服五分而已。公為顧尚書汝學之姻，疑傳其術者也。幼醫許北林，年八十餘矣，上樓躡屐如飛，侍妾數人。余嘗問：「聞翁有素女之術，然乎？」答曰：「無之。第數日不一泄，則目昏耳鳴，百節脹痛，必一御女始小挺耳。」意所稟腎氣殊異於人，故老而健房室若此。或曰：「渠自有它術，秘不肯言。」

丹丘隱德

王隱君可立，人稱丹丘先生，西冶吏部之幼子也。少有高韻，為諸生謝去，倏然塵外。家有小園在下街口。蒔花木自娛。客至焚香煮茗，清言相賞度，無客或自以左右手藏鬮雙陸，決勝負為笑樂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，視己之貧窶泊如也。同母兄官太守，富厚，一無所干求，布衣蒲屨，快然自足。兄死，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，公曰：「吾自有具矣。」卻不受。縉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，聞其賢，請為鄉飲賓，不得已一往，後不再赴。人謂有賀友菊之風，年九十而終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《小桯史》諸書數十卷，字細如蠶足蠅頭。性好謔，語冷而趣遙，為士流所賞。而禦子弟嚴，嗃嗃終日，至今稱其家法焉。

白塔

笪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，俗傳國初瘞張士誠於下，或云士誠之將帥也。按此地在

元為龍翔寺基，塔即其寺中物。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，累甓為屋障塔前，閱所庋佛像中有鑄字為龍翔寺者，乃知俗傳之謬矣。

王襄敏公不易居

王襄敏公以旂，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，去馴象門里許，屋宇樸隘，居之自若也。為都憲時，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路，曰：「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為貿易者，吾不忍以車前三騶妨其務也。」鄰有老人與封翁善，公幼以伯父呼之，既貴猶不改。後有謂其郊居不便，勸市羊市橋北徐宅者，公一目即報罷。同年趙大尹守問其故，公曰：「此府第也，門廳廣大，必常得青衣者數人守之，吾一老書生，安能辦此，矧兒輩邪！」卒老舊居中，其門廳僅如中人家。

劉清惠公軼事

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裏，常衣白布袍，首烏紗巾，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。已而某參政者突至，不知其為劉公也，頗易之，公逡巡一揖而退。主人送客人，參政問揖者為誰，答曰「南坦公也。」參政大慚沮。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，且相見不為禮故也。大尹之子為余言。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，授舉子業，故與大尹善，來則烹牛肚麵斤炊飯待之，公所好如此。

少冶先生裏居

少冶先生自罷珠厓郡歸，閉戶讀書，門無雜賓，士大夫有過訪者，才一報謁而已。年七十餘，猶畜少艾，間賦詩寫字，與二三親友共賞度。每花發盆盎中，必招客飲，飲中好說古詩奇句，或古僻事奇人為令，嘲謔相錯，風流文雅，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，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。衣必華整，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緣飾之，香氣拂人，高自位置，意不輕可一世，以是得簡貴聲。然公及見弘、正間前輩風檢，其深居簡出，自重而不輕與人，猶是舊時矩度，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。

水田詩句

楊水田先生名威，舉進士，官至四川參政，工詩，惜傳世者少。嘗憶其佳句云：「燈影細搖窗外月，雞聲忽報屋頭霜。」楚楚有致。歸田後，一夕病中賦得「白石清江一酒樓，

黃花無語對人愁」之句，自知不起，遂敕柝家政而坳，年僅五十有八。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之門。趙先生武弁而攻《毛詩》，精舉子業，出其門者多名士。有僚友欲聽其講《孟子》先生必正衣冠，據席而談。先生子守亦舉於鄉，官縣令。

南都舊日宴集

外舅少冶公嘗言：南都正統中延客，止當日早，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「請吃飯」。至巳時，則客已畢集矣。如六人、八人，止用大八仙棹一張，殽止四大盤，四隅四小菜，不設果，酒用二大杯輪飲，棹中置一大碗，注水滌杯，更斟送次客，曰「汕碗」，午後散席。其後十餘年，乃先日邀知，次早再速，棹及殽如前，但用四杯，有八杯者。再後十餘年，始先日用一帖，帖闊一寸三四分，長可五寸，不書某生，但具姓名拜耳，上書「某日午刻一飯」，棹、殽如前。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，亦不過三摺，長五六寸，闊二寸，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，始設開席，兩人一席，設果殽七八器，亦巳刻入席，申末即去。至正德、嘉靖間，乃有設樂及勞廚人之事矣。

金陵諸臺

六朝以來諸臺，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。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。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。宋元嘉鳳凰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，或有云在城外新亭，今石子堙者，謬。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、蟒蛇倉後。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，今太一殿其遺址。此皆灼然可據者。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，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，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，皆不可考矣。

辛水東流

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。嘗語餘，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：「君宅後之河，自西而東，所謂『一彎辛水向東流也』，此地宜出狀元。」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秀而文，意驗在此。久之，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，至萬曆己丑大魁天下，其言乃驗。而孚之亦舉乙未進士，官至長蘆鹽運使。

神敬貴人

顧東橋尚書未第時，年十七八，家有事早起禱於城隍之神。甫至廟門，有一軍人驚問曰：

「是顧相公邪？」曰：「然」。曰：「公異日必作尚書矣。」公怪問之，軍人曰：「吾因赴小教場操演，起太早，假寐於此，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廷內，曰『顧尚書來』。吾候之惟公至，故云然。」公謝其人，入廟禱祠。常以此自負，後卒官大司寇。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，即鬼神亦為禮異也。

路傍甲士

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萬壽聖節時，督學房御史寰敕諸生赴禮部拜碑。予時在洪武街舊居，偕張韞甫顧輿往。比歸，方五鼓，月明如晝。余在輿中假寐，韞甫輿前行，過供應機房，路轉入珍珠橋，地多葦池蔬圃，韞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，若有所俟者。韞甫悸噤不敢出聲，翌日為余言之，不知此何祥也。

南都諸醫

南都在正、嘉間，醫多名家，乃其技各專一門，無相奪者。如楊守吉之為傷寒醫，李氏、姚氏之為產醫，周氏之為婦人醫，曾氏之為雜症醫，白騾李氏、刁氏、范氏之為瘍醫，孟氏之為小兒醫，樊氏之為接骨醫，鍾氏之為口齒醫，袁氏之為眼醫，自名其家。其人多篤實純謹，有士君子之行，常服青布曳　　，係小皂絛頂圓帽，著白皮靴。出入多步行，間用驢騾，或用轎，止黑油藤板者，如閭左婦人所乘耳。有召者必詢為某病，非所治則謝不往，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。

守吉奇治

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，病感冒月餘矣，飲食不可下，才屬口，輒嘔噦，眾醫皆以死法棄去。一日，楊偶過其門，邀入診之，曰：「無傷也，病久已去，久不飲食，腹枵矣。小進食蛔蟯上爭啖，胸次攪繞作惡耳。試頓食之，當勿藥而愈。」家人群駭其說，然度無可奈何，姑從之。遂以冷茶投粥中，頓與人二大盂，初尚作嘔，已漸喜食，食已沉睡，覺而霍然起矣。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，百方不效，求楊診之，楊曰：「若病非藥所能愈，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，候其初熟揭鍋蓋時，若以口鼻向鍋傍，吸取其氣，久之，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，數日可愈矣。」從之果然。楊它治多類此。

艾千戶

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，衛千夫長也，年至當告替。一子年十六七而唇上有贅瘤，初如豆，已漸長大如拳，觸之痛不可忍，父子相抱終日啼。一日艾老往南門歸，至內橋，途遇一道人賣藥者，試以子病語之，道人曰：「吾能治此。若家何許，且當詣汝告之。」翌日道人果至，診其子曰：「是不難，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。」艾老許諾，遂出囊中藥，以一青線糝之，係於瘤之根。次日又至，又次日再至，語艾老曰：「病即愈矣，明日當具金謝我。」翌日候之不至，瘤如故，父子又相抱而啼，疑其紿己，病終已不可為也。午飯時，其子方握匕，瘤耷然墜几上，竟無所苦，候道人竟不至。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。

報恩寺塔廓

大報恩寺塔，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，地面覆蓮盆，口廣二十丈六寸，純用琉璃為之，而頂以風磨銅，精麗甲於今古。中藏舍利，時出繞塔而行，常於震電晦冥夜見之，白毫燭天，自諸門湧出，戛戛如彈指聲。嘉靖庚申寺被火，並其護塔廓毀之，塔故無恙。至萬曆庚子中，其貫頂大木朽蝕者半，金頂亦欹斜矣。雪浪洪恩慨然謀正之，身由募化，凡得金數千。架木易其貫頂之木，又斥其餘貲修塔廓，煥然頓還舊觀矣。余嘗為文記之。無何為其徒蠍譖，被逐而死於吳之平望，叢林中至今為之惋歎。陳太史魯南《琉璃塔記》曰：「廣四十尋，重屋九級，高百尺，外旋八面，內繩四方。」似過其實，而文甚奇麗可重也。

異僧

雪浪修塔時，所構鷹架與塔頂埒。一方僧居雪浪座下，善升高，時天新雨，僧著釘鞋，登塔之第九層，從門出，反身以手援簷，距躍而上，至承露盤中。眾人自下望之，為股栗，而此僧往來旋轉，捷若飛猱，易如平地，咸詫以為神。余弟羽王親見之。余謂此僧者，非脅有肉翅，必膽大如斗，或能壁飛，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狡儈人。《酉陽雜俎》言，唐瓦宮寺因無遮齋眾中有一少年請弄閣，乃投蓋而上，單練　　，履膜皮，猿掛鳥跂，捷若神鬼，復建瓴水於結脊下，先溜至簷，空一足欹身，承其溜焉。此人與此僧頗相似。

掘地得古鐎鬥

萬曆辛亥夏五月，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銅器，大如巨碗，三足，有柄，長可尺許。友人沈不疑以為古歃血槃，非也，此正是古之鐎鬥耳。字書以鐎為溫器，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。蓋古之鼎烹，大鼎則卒難至熱，故溫已冷之物，一二人食，則用鐎

也。此地不知何緣埋此，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，又非古墓兆，亦奇事。

巡城

舊時台史之巡視五城者，日行閭巷間，地方有哄者，總甲即執其人詣馬前諮之，隨為分剖決遣而去。正德間吳交石公為都御史，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，往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。又有胡州判者，住北門橋，一御史與之善，偶來拜，坐其家，有總甲執訟者，就廳事中人決十板而去。家伯祖為余言之，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，其後總甲不復途中諮稟，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治。後又創造察院，益為嚴重。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。

輿馬

《四友齋叢說》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，在正、嘉前乃常事，不為異也。頃孫塚宰丕揚嘗對人言：其嘉靖丙辰登第日，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，步行入部。先伯祖亦言隆慶初，見南監廳堂官，多步入衙門，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。今則新甲科輿從舄奕長安中，苜蓿冷官，非鞍籠、肩輿、腰扇固不出矣。又景前溪中允為南司業時，家畜一牝羸，乘之以升監，旁觀者笑之亦不顧。今即幕屬小官，絕無策騎者，有之，必且為道傍所揶揄。憶戊戌、己亥間，余在京師猶騎馬，後壬寅入都，則人人皆小輿，無一騎馬者矣。事隨時變，此亦其一也。

俗侈

南都在嘉、隆間，諸苦役重累，破家傾產者，不可勝紀，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。自條編之法行，而雜徭之害杜；自坊廂之法罷，而應付之累止；自大馬重紙之法除，而寄養賠帔之禍蘇；自編丁之法立，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。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，不自聊者，何也？嘗求其故：役累重時，人家畏禍，衣飾、房屋、婚嫁、宴會務從儉約，恐一或暴露，必招扳累。今則服舍違式，婚宴無節，白屋之家，侈僭無忌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，物力日益耗蠹。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，如每歲赴京販酒米、販紗緞、販雜貨者，必得厚息而歸，今則往多折閱。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，故難偏論也。

女肆

余猶及聞教坊司中，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，連街接弄，幾無虓地。長橋煙水，清泚灣

環，碧楊紅藥，參差映帶，最為歌舞勝處。時南院尚有十餘家，西院亦有三四家，倚門待客。其後不十年，南、西二院，遂鞠為茂草，舊院房屋，半行拆毀。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置後，益非其故矣。歌樓舞館，化為廢井荒池，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耳。淫房衰止，此是維風者所深幸，然亦可為民間財力虛羸之一驗也。

玄帝靈簽

北門橋有玄帝廟，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者，後移像於今廟。廟有簽，靈驗不可勝紀。人竭誠祈之，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，如面語者。余生平凡有祈，靡不奇中。乙酉，余一四歲女偶病，祈之，報云：「小口陰人多病厄，定歸骸骨到荒丘。」已而果坳。庚子余病，三月祈之，報以「宜勿藥候時」。四月祈之，報云「病宜增，骨瘦且如柴」，已而果然。五月祈之，報云「而今漸有佳消息」，是月病果小減。六月祈之，報云「枯木重榮」，此月肌肉果腹生，駸駸向平善矣。余嘗謂帝之報我，其應如響，迄今不敢忘冥祐也。它友人祈者，尤多奇應。

蜘蛛

張韞甫言其鄰人啖飯時，有蜘蛛墮碗中，亟摘去之，啖其飯，遂患腹痛，至不可忍。醫百方療之不效，不知其為蜘蛛毒也。久之痛漸下至腎囊，遂破，從瘡中出蜘蛛數枚。豈墮碗時遂遺種邪！此與宋人洗足，海中蛤精入踵事相類。非徐才伯之神，那能辨者。

產怪

萬曆癸丑四月，前參將某某家一僕婦產巨卵，五色者一，餘漸小，至數十枚，不知何故。意必為蛇所交而成。又一家僕妻產物如鱉，蹣姍能行。又穩婆劉氏為家人言，曾遇婦人坐蓐，產蝦蟆數十者。今丁巳春，下關一婦產一夜叉，二頭，赤髮，共身，有聲，口齧人，跳踉欲上屋。穩婆手掣之，扼而死。天壤之間，何所不有。人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，要之必有所因，可臆而斷。世人以耳目所不習，遂見為怪耳。程生馬，馬生人，物類變嬗，寧有極哉！

白兔白猿白鼠

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，有一白兔，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，閱之毛

白如雪，眼赤紅，頗馴擾，能出入人衣袖中，亦奇物也。徵所自得，云自天台山中，山有一洞，洞有白物者五，一猿、一鸚鴿、一穿山甲、一蜈蚣。而蜈蚣尤奇，身長尺餘，脊之兩緣如真珠者，櫛比晶瑩異常。兔為黃工部貞甫買去。此中士人多為詩詠之。

石　　金都閫流寓南都，家有白猿一隻，長可二尺許，眼與面及胸皆赤色，毛如雪而　　，性頗馴，不似它狙　　之躁動也，時時閉目危坐，似習禪定者。金以銀六十兩易得之。

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，為家僮所居，中有白鼠若初生者，僕輩時見之。白物不必長年，亦不必瑞世，自有此種，不足為異。

紅鵝

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。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，樊屬王詣壇釘桃椿，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鵝者，飛甚迅，盤旋王頂上，頃大震，雨遂霪。乃知世所畫霆神，脅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。癸丑六月六日，王之子履泰與餘言於門樓中。

烏龍潭

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龍潭，時日已暮矣。舟在潭北，忽見潭南水面，有物浮出，黑而長可數尺，昂首望北而行，水輒坌湧。舟中人驚呼之，遂沒。元《金陵志》言《輿地志》，宋元嘉末，有黑龍見玄武湖側，今潭近湖，疑即當時所見之處。按今潭去湖絕遠。《志》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，今去寺亦相懸，且在寺之後數里，意元人修志者，未嘗親履其地，祗以所傳聞書之，故多乖舛若此耳。或又言今所云潭是舊湖地，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，中有大池深澄，有龍在內，不知然否。

盧苑馬

盧苑馬公璧，舉嘉靖戊戌進士，歷郡守至今官，生平抱苦節，宦歸行李蕭然，室廬皆先世遺，無所增置。性好菊，宅傍有園，公手藝菊其中，廣求異本至數百品，躬搔抑灌溉之。秋時花發，召客宴賞累日，自餘閉門晏坐，間讀醫書，訂藥品，意泊如也。余目中所睹士大夫清介，此公為首。以子姓不甚顯，人遂鮮知之者。頃郡數舉鄉賢祀，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，可為浩歎。

讀書五色筆

外父少冶公嘗謂余言：先輩蔣公名浤，上元人，成化丁未進士，官參議。其少為諸生，所居在下街口，門有樓二間，即公讀書處也。後罷官歸，猶讀書其上，杜門掃軌，人罕覿其面。有《通鑒綱目》一部，每閱一過，即以一色筆圈誌之，凡數閱，五色皆備。所批字畫精謹，深可寶玩。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，矯矯人外，即其終身學古，無它嗜好，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。沈韓峰侍御看《綱目》，亦用五色筆。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爾，今人鹵莽言之，使人慨歎深。

盛仲交

盛貢士時泰，在慶、曆間以才名噪一時。楊用修、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，稱譽之。博南為其所居蒼潤軒作記，弇州贈詩，有「盛子來金陵，醉眼天模糊。能令陸平原，不敢賦《三都》」之句。每有撰述，伸紙落筆，滾滾不休，頃刻萬言可就。紙盡則已，否則更揮而足之。詞意清曠磊落，超軼絕塵，真異材也。善畫水墨竹石，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。生平不問家人生產，為子敏耕娶婦，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。薄暮，偶一友人過之，言將之城南某寺，仲交欣然偕往。比親迎，四覓仲交不可得。已閱數日方歸，人問適從何處來，乾笑而已，其任達如此。

小九華

胡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，偶鋤後園地，忽鏗然有聲，異之，以手擘土，見一研山埋其下，出之，長可尺許，高數寸，峰巒嵷崒森，秀紋如胡桃，色黝然，真几案之佳物也。長白以形類九華，因名小九華，如東坡先生仇池石故事，手自為記，屬友人詠之。按此地在南唐為宮內，傍有護龍河，石甃尚在，元則為龍翔寺矣，石不知何時入土中。

梁八老

梁刺史名楹，楹之父曰梁八老，俠烈士也。刺史以嘉靖丙午舉於鄉，宴客召伶人為劇。所食伶者糲也，伶於筵前發科瓣之。八老怒，陰部署家人椎一豕，烹之，炊粳米三斗為飯，以二大甕酒佐之。賓退，扃戶呼伶前曰：「來，若何等人，即啖糲何不足若所，乃敢當筵訕我！我今為若具食，而輩立啖盡，否則斃汝鼠子。」言訖，左右持白挺者林立侍。伶跪伏泣涕，咿嚶請命，久之不解。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，伶之黠者知之，潛懇其

僕達於女，女乃急呼八老入。既入，而家人私以梯縱伶升屋踉蹌遁去。自是，八老每讌，諸伶廩廩亡敢或偃蹇者。

欽天監為順天府丞

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，加順天府丞。公洞曉曆算占候之術，嘗與唐荊川先生反復辨難，家有所著書數大冊，皆言曆法，今亡矣。公恒言候占星宿，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，其光色，星星不同，要須隔紙窗穿隙觀之，一見其光便知為某星，百不失一，方可言占候耳。此昔人論星所未及。公孫元，舉萬曆乙未進士。

沈侍御

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，類杜門謝交遊，郡邑大夫至終任多不識面。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，日坐樓上寫書，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，親友亦不數相見。汪公宗伊為南部郎，公按部日所薦官也，執門生禮候公，辭不見，立赤日中數刻，僅一接之，汪公歎息而去，其簡遠如此！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。後公當舉鄉賢，汪公官大京兆，以公門人引嫌，不敢申院，遂中輟。公論至今以為闕典。

王奇

王奇為諸生，通天文、卜筮、星數之學，後以事被褫，乃以術遊四方。成化中來金陵，三原王公在兵部，方為權貴所戹，屬奇筮之。奇曰：「公歸矣，越三載，其起當銓衡乎！」已而果然。吏部官欲黜二御史，問其命，奇曰：「命豈宜問於公哉！進退人材，固有不在命者。」不對而出。刑部逸重囚，主者屬奇筮之，遇《恒》之《大過》，奇曰：「五為囚圄，賊入矣，其焉逃之。」計其獲日，與時皆不爽，聞者皆色然駭。陳指揮妻死，將斂，其女病，問命於奇，奇曰：「女固亡恙，其母亦且未死，後當生二子。即欲斂，其必越午。」午時，妻復生，後果生子二人。王郎中應奎問命奇，曰：「是火氣太盛，若官之南，所至必有火災。」後守台州，既上三月，郡中災，十室九燼，王以疾去。其他奇中尚多。奇，天台人，無錫邵文莊公為傳其事〈（奇術）〉。

王元吉

方正學先生誌元吉墓，載其事曰：元吉年十四，歲饑，與兄行糴旁縣，道遇盜，利其粟，

將劫之，兄懼走匿，元吉不為動，徐紿罵曰：「庸縣官使吾運粟，許夫防我而不至，若豈防夫邪？後有粟車數十兩，若其防後至者。」盜以為然，散去。福壽在金陵，盜陳也先、潘甲率兵數千，自稱為元帥，聲言討賊，索軍食城下，守將閉門伏不出。福壽憂不知所為，元吉造門請見論事。福壽起問計，答曰：「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，此難與爭鋒，當以計破之。盜索芻粟，公宜開城門，陳芻粟車，若將饋之者，而陽以好言紿之，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。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，兩人必相讓，則主者必自來，吾以計殺之，而制其一人易矣。」福壽從其言，既而潘甲果自來，執殺之。也先失勢所，自敗去。元吉絕不以語人。久之，上得江淮，即金陵為帝，元吉因噤不更談世事，隱醫肆中自給，卒以布衣終。奇計前似李穆之於宇文泰，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。不讀書而暗合，奇士也。

溪漁子

溪漁子王顯，江寧人，少脫略不拘，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間，自雄其才誌。嘗往來江淮間，結交大俠異人。謂古人功業，遇當其意，徘徊歎息，仰天拊髀，若有意從之遊者。天台林右豪士，善擊劍知兵，而長干為文。張轂陽狂飲酒，自放於歌詩。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。顯遊淮上，嘗釣海濱，望見二人踞坐大笑。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，即與之語，大驚，異其所為，引歸逆旅。主人出酒相飲，攝衣跣行，起舞為樂，歡聲撼數十百家。辨難上下古今事，折衷損益，根據理道，識者知其非狂生。或不識其為人，共睥指笑之以為真狂，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。顯舉若不聞，遇適其志，鮮衣怒馬行眾人中，見者爭觀之，否則被汙垢短衣，逐躡市人後，市人啁之，弗辭也。後忽盡悔所為，買書數千卷伏讀之，為文章奇偉伉健，然恥以自名。嘗曰：「漢無儒者，唯賈生、諸葛孔明耳。唐人陸贄粗有識，然不足庶幾王道。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，不然多讀書何為！」〈（奇人）〉

李疑

宋太史濂《李疑傳》曰：李疑者，居通濟門外，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，得粟以自給，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。固貧甚，然獨好周人急。金華範景淳吏吏部，得疾，無他子弟，人殆之，不肯舍。杖踵疑門，告曰：「我不幸被疾，人莫舍我，聞君義甚高，願假榻。」疑許諾，延坐汎室，具床褥、爐灶居之，徵醫師視脈，躬為煮糜煉藥，旦暮執手問所苦。既而疾滋甚，不能起，溲矢衾席，穢不可近。疑日為刮摩浣滌，不少見顏面。景淳流涕曰：「我累君矣。恐不復生，無以報厚德，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，在故旅邸，願自取之。

」疑曰：「患難相恤，人理宜爾，何以報為！」景淳曰：「君脫不取，我死恐為他人得，何益？」疑遂求其里人偕往，攜以歸，面發囊，誌其數而封識之。數日，景淳竟死，疑出私財買棺，殯於城南聚寶山，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，往書召其二子。及二子至，疑同發棺取囊，按籍而還之。二子以米饋，卻弗受，反賷以貨，遣歸。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，其妻孕將育，眾拒門不納，妻臥草中以號。疑問故，歸謂婦曰：「人孰無緩急，安能以室廬自隨哉？且人命至重，倘育而為風露所感，則母子俱死。吾寧舍之而受禍，何忍死其母子！」俾婦邀以歸，產一男子。疑命婦事之，如疑事景淳，逾月始辭去，不取其報。人用是多疑名。士大夫咸喜與疑交，見疑者皆曰：「善士，善士。」疑讀書為文亦可觀，嘗以儒舉，辭不就，然其行最著〈（真義士，似杜環）〉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